

已過晌午多時了，這個棋盤式規劃的市鎮，還闌寂得像個暴風眼坐鎮的焦點，但又聞不出一絲一毫風雨將至的惶恐氣息。人烟聲、車馳聲，若即若離地游走在巷弄街道間，像扁細的毛絨線，鬆垮垮地纏繞於雙手前臂上，拱成的橢圓形，隨時得提防它潰散不成軍。

頌硯醮完了最後一滴墨汁，沈甸甸地伏案疾書，一撇、一頓、一捺中，總算畫符似地榨乾毛筆端上殘留的墨水，哈哈腰，縮縮頸，拿了鎮尺便壓住了那疊寫了一下午的報上毛筆字。隔著段距離，她睥睨群雄般地檢視那堆字群，每個飽潤色澤的行草字，竟沖著她，天女散花般糊成一片黑色花海，揉了揉眼，再做最後一次定睛審視。嘿！那筆沒臨帖的行草狂意字，這回像李白、像東坡、像辛棄疾，更像黃庭堅、王羲之、趙孟頫，張張端著笑的臉，和她照面招呼起來了。

再抬起眼往外縱視，白花花的夏日午后驕陽，灑在對街灰白的屋牆上，由這座北朝南的深深店裏看去，像極一張曝光過度的相片，頌硯禁不住蹣跚著腳步，穿過畫架留開的甬道，踱到騎樓下。這時對街冷飲店內的電視，說巧不巧地，播放的MTV剛好告個段落，失去影像音樂的電視聲，吱吱嚓嚓地地擊在空氣膜片上，遠遠傳入耳膜，更加深了慵懶午后，這空殼般市鎮吐納運氣的疲乏喘息味，頌硯突然有種逃離的慾望，感覺著微弱市聲織成的大網絡，罩在天庭頭蓋上，像那行者孫悟空，緊箍兒咒往頭上一擡，便啥也沒法則了。

這念頭一起，渾身便七上八下的焦燥難安。

四點半。

往常這時候，街尾的電影院大抵是散場時候，然後整個街頭必會蜂擁而入大群的軍民，麇集的綠色人堆，會讓人疑心置身於原始叢林中，而每張臉寫的是漫無目地的木然。

這時，通常頌硯會忙不迭地穿梭於顧客、櫃檯間，包裝、找零錢，送往迎來，一張一翕的雙唇，牽動著一式的笑肌，音響裏傳出來的熱門歌曲，她可以充耳不聞，而只見流動於空氣中熱絡跳躍的音符，一上一下，一下一上、上上下下、下下上上、排排擠擠於顧客們交錯身影的空隙間。偶而幾張熟悉的老主顧，會讓他錯愕地以為這是一幕她曾參與過的舊時生活影幕。也會以為是夢中她曾預見的許多未來生活片段。有時，更在和顧客們打哈哈的言談中，她會驚異地察覺到，溜出口的字句，都是自己生命劇本中，一寫再寫，一背再背，老掉牙的台詞。這些交交疊疊、隱隱顯顯的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幻影，久了，在她的心版上也成了公式般的插播景象了。

沙漏

陳靜媚

現在，她面對這長長悶窒的莒光日午后，四點五十分，沒來由地只是覺得筋骨鬆散，大概是枯坐了一下午練字的結果吧！左鄰右舍、呼朋引伴的孩童們，都悄無聲息地不知去向。右邊中藥店的胖勇伯，坐在沒有靠背的籐椅上打著呼嚕，打擺似地點點頓頓的雙下巴，極有韻律地像風浪中湧起又跌落的漁船。左邊禮品店的和嫂，挺著幾月身孕的肚子，一伸一縮打著毛線衣，來來回回的頻率，大概相值於老式舊鐘上秒針的計時速度吧！整排騎樓的腳步聲、人語聲，都隱約可辨來自哪家、某人！

店內傳來一陣起落零致的樓梯聲，五點正，光線幽微的通道上，白晃晃地投來一團光影。哎！是布布那隻小狐狸狗，再來便不用凝神細想，都可以確知隨步而到的會是誰。

頌志著了一套鮮黃的短運動衫褲，頸項垂掛著一條濕毛巾，乒乒乓乓地沿途撞落好些架上的書卡，信紙……還來不及呼叫他一一拾起，他人便蹦到跟前，隨口丟了句。

「妳看店啊！沒事早點關了門休息。」

一轉身，他已小跑地消失在長廊底，頌硯吞吐了一半的話，就只好舌尖上打個轉又嚥了回去！這似乎已成了他們兄妹倆的交談方式，往往只需要一方表達他的意思，另一方三緘其口或隨口應兩句，結果都是一樣的。這倒不是誰支配誰的主客體問題，而是小生意的着眼點，意見小偏差都不致於礙到全局。更何況一有爭執，做兄長的總以癡長她的歲數為由，而論斷是非了。

目送他慢跑，順道遛狗去的寬厚背影，頌硯挑了挑眉，算作回話了。

頌硯漫步到街心當中，往街頭街尾順勢溜了兩眼，一條日光大道般的柏油街，清空空地一路延伸往下，三三兩兩的腳踏車，無聲有影的穿行其間，白花花的日頭還是不減餘溫地在對街曬成一角一角的透亮。反映出這邊屋簷陰影的透涼。

五點十分。吸了口氣，頌硯決定仍回店裏，挨到六點整才結束今天的營業。

桌前零碎碎潑灑到墨跡，反襯出玻璃底下那塊綠絨布的鮮綠。拿了抹布，她一板一眼擦拭著，拭著污點一如拭著潑了墨似的夜空星星，是要抹淨？還是要擦亮？

梳洗過的大長流羊毫筆，靜靜地懸掛於筆架上，灰白與灰黑夾雜著，年深日久，原先的純白羊毛質底，摻雜了那點零星的污漬，倒反而顯見了

毛筆的溫潤豐厚。

昨兒晚，在替母親按揉兩邊太陽穴，後頸和耳根時，她也驚見濃密的雲雲烏髮中，早已神不知，鬼不覺地爬滿蒼灰的白髮，一絡一絡地雜陳其中，像在對她作無言的抗議，是自己過於疏忽，無視於母親身上這些微細的歲月變化，還是母親那張堅毅、稜角分明而不顯日漸老邁的臉，給了她錯覺，以為滄桑的歲月不曾駐足在這親人上。燈下她又細看母親的眼角，稍稍浮腫的兩泡眼角，魚尾紋這不速客，早已和額上那一系列的皺紋、同般深度了。頤硯不吭聲地仍舊指尖搓揉著，母親倒是毫無知覺般的只是對著鏡子，順勢抿了抿鬢角，讓那些粗硬乾澀的髮角服貼些。

五點二十三分。

把錶摘下，擱在桌前角，纖塵未染的玻璃桌面，清可鑑人的映照出頤硯的五官輪廓。眉、眼、鼻、唇，都隱隱若若的，在反光的餘視角下看來，便自照成了一幅吞印的淺素描寫意畫。而整個人的真確感，全在那無彩度的幾筆稜線中了。

頤硯兩臂微彎地臥伏於上，冰涼的觸貼感，透過肌膚的感應神經傳達，竟有種麻眩的快感，搭著眼皮的睫毛也就順理成章的匍匐往下。在窄狹的眼縫中，她的視神經告訴她，有兩隻黑白相襯的蝴蝶正從書卡堆中翻飛而去，翩翩起舞的蝶姿，正以逆著柔緩氣流的方向速度，曼妙地一路往枱面上那幾面沾塵的小鏡子，跌撞過去。

「哎呀！額角給碰破皮了！」



自微佝僂著背相對坐於床緣。外婆平膩的白髮，挽了個髻，像朵白菊地擺在後腦勺上方。母親電燙過的華麗短白髮，則起伏有致地蓬成一朵白牡丹似的。而她這頭柔媚的中長披肩銀髮，却光澤宛麗得一如出水的潔白芙蓉花。

「阿硯來，外婆看看打不打緊？」

「沒什麼啦！擦破點皮而已！」

頤硯坐在那張桃花心木製的床緣中間，往對過的梳粧台鏡裏窺視，白

菊花、白芙蓉、白牡丹，一同疊入鏡裏，幻化成無垠的六月雪般，在這幽深的房裏，綿延出一片驚心的史話。

「阿硯說話的神情眉目，愈來愈像妳了。」外婆笑向母親道，高聳的額頭笑出幾縷難以察見的痕紋。

「可不是?! 就差我頰上的這兩只小酒窩。」母親喜孜孜地往光潤的頰上比劃著。亮亮的眼神彎成一弧新月。

其實這三張臉倒是同一模子印出來的，大概是太多基因排列相似的

頤硯抬手扶了扶額角，稍微濕涼黏膩的液質體，在指尖底漾成細麻麻，放射狀的分支流域圖。

「進來讓我看，不嚴重的話，擦點紅藥水就好了！走路小心點！那麼多鏡子還照不清路啊？」

母親勁朗的聲音，從這森冷窄的廊底屋子傳來，嗡嗡地在兩對列的鏡中央迴響。頤硯邊黏著指尖，邊嘟囔地想道：

「就是這麼多面鏡子，才叫人分辨不清轉角障礙嘛！」

小心翼翼地她又對著鏡子，把適才那撮沾了點腥紅血液的毛髮分出，免得渲染到其它銀白的髮梢。她這頭銀閃閃的濃稠華髮，才不要摻上什麼別的色澤。

踮過低矮的門檻，母親和外婆各

緣故吧！外婆的印堂高些，母親的鼻根塌點，自己的顴骨隆起些。而三張一式的鵝蛋臉，一色的雪花髮，彷彿望去就是一系列刻意雕成的木偶。極盡巧奪天工般。

頤硯起身欺近鏡前端，癡目諦視，哎！怎麼那白髮竟浸染般地一一添了色澤，由淺而深，由灰白而灰黑而……而烏鴉黑……。

「硯子……硯子……醒醒呀！」

嗯！好濃郁的髮香，撐眼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是亦紅，她那黑緞般的直



長髮更烘托出她整個人的白淨。頌硯下意識往一尺遙的枱面上小鏡子望去。還好，她那頭薄短的赫本頭，還是深邃一如夜空。

「怎麼了？恍恍惚惚的，沒睡足啊？待會打不打球？」

「好啊！老地方廣場見！」

「好！現在快六點了，妳收拾一下，六點二十分開始我們的熱身運動。」

說完，亦紅旋風般地飛馳出去了。伸了伸懶腰，揣過錶來，不必看也知道是六點整了。對門冷飲店內的電視已開始收播了，幾個邋邋的小孩排排坐著，正等著螢幕上卡通片的放映。

頌硯意興闌珊地將店門口的書報齊攏收了起來，夕陽餘暉把對街樓窗，陽台燃得收穀場般的金橙耀眼，熾熾閃閃地直把人的瞳孔斂聚冷縮起來。邊拍撲著書面上的灰塵，邊往街尾望去，遠遠鬆垂著雙肩的頌志正好整以暇的漫晃著，好像已走了整整一季的嚴冬，而還有另一季颯寒在未可觸及的年月裏等待著他去趕赴。距離太

遠了，她看不清他散漫的眼神是否燃著一絲奇遇的希望。只見他日益靦靦的小腹，極有節奏地帶動他整個垮垮的身影，慢慢又慢慢地逼進她1.2的視力範圍內。

多久了？他們兄妹相依扶持這個家多久了？打從高中畢業那年的六月底，父親在賭桌上揮霍萬金的時候，突然中風，被抬入醫院長期治療起，這個家便完全陷入愁雲慘霧的泥陷裏，父親過逝後，負債纍纍的家計，差點將這原本就不太夠維持經濟的小雜貨舖抵押出去。幸好，不良於行的母親，也自有她婦人的見識，把家中能變賣的手飾悉數變賣，並賴得親族遠戚們的借貸，才保住了這棟陳舊的老房子，陳舊是陳舊，當初這雙店面的房子，若非缺乏妥善經營，加上父親三天兩頭聚賭，所得也應盡夠生活開銷了，算來還是頗有它的利潤在。如今相向的店面，隨著市鎮繁榮，也加蓋了樓房，加上兄妹齊心整修經營，同業競爭中也鬥不垮這小小門面的書店。雖不是業績扶搖直上，倒也穩地有它世上一日的價值。

當年家中發生這樣變卦時，她也只是全然六神無主地不敢隨意落淚，在大專聯考考場上，那些白底黑字的試卷，都化作母親多日未眠以致深陷的紫黑眼窩，她把那些答案都和淚吞進肚裏，而往後她也不會再提及升學的事。如今她燒盡記憶地只當那些是場模糊舊夢。

頌志泛紅著張臉，由天光處背著光影走了進來，鏡片下的眸子便躲進暗影裏，連帶地那張五官紛呈的臉，也就模糊得如同走進舊夢裏，只見形象而不辨憂喜貪癡。他擦身而過，濕嗒嗒的短髮梢逆著天光，流動得像顆顆晶瑩的露珠而有著生氣。那頭半齊耳根的短髮和頌硯的赫本頭是一般的等長，為了便於整理，每隔一段時日，他們裁剪著原式的髮型，一如撕日曆般的手式，一樣的心情，一樣的感覺，增一分或減一分不會影響生活作息的脚步。時日久了，也無從由髮長去測度四季，甚至歲月了。

「幾點了？」

「六點十……十三分。」

「你關下店門，我打球去。」

頌志乏力的點了點頭。

抓了球拍，頌硯沿著學校廣場方向走去。一路上，熟絡的老老少少，或點頭，或招手，習慣性地招呼著。簡單的人世語言成了交流的默契。鎮上安閒的日子過久了，幾張臉孔看來看去，也遲鈍地看不出各自歷過的歲月痕跡。除了偶而驚覺到以往的師長們竟也言談中平輩以待外，她著實懷疑鎮上十年是不是僅像多裝換夏裝，夏裝換多裝那般周而復始的重覆。

繼續踩著不疾不徐的步伐前移，繞過虛駁小教堂旁的相思林道，學校後門的矮竹籬就遠遠在望了。

赭紅的大操場上，隨著幾個慢跑的腳塵，漫起了金沙般的薄網，一旁的籃球場上，早開始了一場隨叫隨到的廝殺，排球場上原先架高的排球網，也早有人默契地放為低網，以便充當網球場用，這不過是年來鎮上打網球的風氣盛行使然。頌硯也跟著流行地由打羽毛球換為打網球，為的不過是湊個新鮮熱鬧。待打上了勁，也沒有所謂新鮮不新鮮的了。

亦紅還沒見人影。

她彎弧著背，踮踮在跑道球架間的土丘坡上，眯著眼，看遠近近的身影體姿，一種屬於生命飛揚詮釋者的肢體語言。而遠山薰紅的落日，



却以另一種欲振乏力的下墜手勢，將滿天的霞光雲影，漸漸添上幾抹迴光返照似的暈紫。

「阿硯！」

她驚回頭，尋著音波方向望去，亦紅的么弟抽高般的直竿個子，在箭步之遙以一種變聲期的粗嘎嗓音傳訴亦紅缺席的因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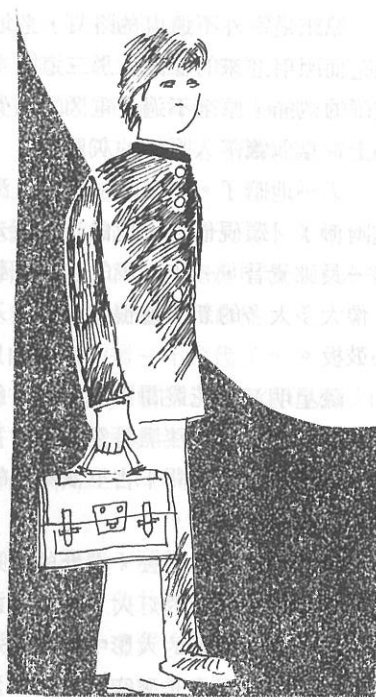
隔著短距離，她也漫聲回應著，兩重音波交替迥異的振幅，互不干涉地各有各的方向與谷峯底，明瞭得不似晝夜交替般的乾坤未明。

再做最後一眼的夕陽巡禮，頌硯仍舊似可無不可的起身，往落日西斜的平行方向走去，跨出了廣場，人煙俱寂，一長列的木麻黃，禁衛軍般地森列在互相垂直的兩迴廊設計的教室外，呱呱的群雀聲盈繞其間，讓人想及白日朗朗的童稚嬉鬧聲，她往迴廊走去，明淨的教室窗玻璃，內暗外明，再加上夕陽餘暉斜角的投射，反映出一張飄忽飄忽的影像。一陣穿堂風微起，她挪移了脚步，貼近玻璃面想感覺一點火燼餘熄般的溫度，晶亮的眼神，閃著類似回憶的光彩……

她坐在中排倒數第二位置上，中分留海的一大束馬尾，俏皮得像那張剔透紅嫩頰，嘴角呈一漸強拍上揚的半弧形，隨時似笑非笑地要傾笑而出。鄰座的阿強討厭地扮著鬼臉直逗著她，就好像整堂數學課的除法遊戲，永遠沒完沒了的數據變化，商數、除數……還不就是那幾個阿拉伯數字嗎？

她蓄長的長髮，兩縷電燙過的翻樣留海，減損了高顴角誇張的伶俐，而隱隱約約浮現的兩彎濃眉，仍偶而橫眉豎眼出幾許俐落。站在講台上，背對著黑板，她擲地鏗鏘地說著血淚交橫的史實，面對著小朋友童稚清澈的明眸，她一味地要自己相信他們是「後生可畏」啊！

她簡潔地梳了個包髻，稀朗朗的銀髮，覆在天庭上，一如額上滿列或



深或淺的皺紋計數。端坐在台前，她艱澀地信口而道些荒煙遠處的稗官野史，民間傳奇，迷濛的眼神定視在無所謂距離的焦點上。她一意地以為天真質樸的孩童最愛聽所謂傳說之外的傳奇了。

她告訴阿強，莫再鬧了，小心給罰站了。

她終於按捺不住了，啪地一聲合攏書，便說：後面那位打盹的同學，起來唸段書給大家聽。……講到哪？同學無辜地搖頭狀。她為之氣結。

她收回失去焦點的視線，耳界突然清明地聽到台下竊竊私語聲。好像是談論著關於電視上太空戰士的一節決鬥賽。……她想：時不我予了嗎？傳奇仍繼續嗎？

她瞪著眼告訴阿強：老師在盯著你看了。

她直鉤著眼看那結結巴巴唸著書本的孩子。

她渙散著眼神，想不出焦點該落何方。

三道眼波，突然匯聚為一，電光火石，晴空霹靂般的電閃光芒，室內頓然熠熠生輝地光亮起來。頌硯眼一

眨，感到灼燙般的燒痛。

原來是室外不遠處的路灯，忽地明亮而照射進來的緣故。那三道眼峯交匯的灼痛，原來不過是電閃的幻覺加上窗櫺偶飄落入眼瞼的灰塵。

天昏地暗了，闕寂的迴廊更是深邃幽渺了。碩硯借著天地餘光，敲走出一長廊登音，一步一步的起落回聲，像太多太多的新愁舊恨，一一垂入心鼓板。

疏星明滅，花叢間雲來弄影，銀盤轉無聲地懸掛於漆黑墨空上，輪番遞嬗地傳述天上人間千古不滅不帛的翻版又翻版的故事。

往灯火燦爛處走去，人世的沉味就又在那幾盞暈微的灯火，幾許低盪的人語，幾張浮移的人影中展現無遺了。她感覺自己像是破空而來的不紮實，黑暗丟棄在後頭，往背後一看，短短的適才來時路，怎地就又譁莫難測的玄黑如井了？而往前平視，戶戶人家零落投於馬路上的清輝光影，却又像一部無聲電影的開場白，黑白分明得不似該有模糊心情的人世腳塵。她突然想就此住腳，既不想隱身於背後的黑色調中，也不想投身於眼前的亮色調中。

七點十分，三家電台也好像默契地同時打出相類的節目，不是鶯鶯燕燕、唱作俱工的歌仔戲，就是哀啼不已、誇張潑辣的閩南語連續劇。變來

變去的戲法，也如同那幾張推陳而不出新的演員陣容。她疲乏地忍受那已習慣的聲調。外婆專注聆視的臉，對照著螢幕上表情十足的演員，泛黃多皺的鬆垂肌膚和乾癟的手背、壽筵橫陳，在這樣已不該有大喜大悲的不踰矩年紀裏，却仍像未經琢磨的璞玉，輕易地為戲裏的人生百態而沈吟不已。母親灰褐褪澤的眸子也浮閃著水漾液的流動，大概也應戲而感的落了淚吧！碩硯臥伏著頭臉繼續那一鉢一飯的尋常飲食。

接著新聞播報，歷史上的今天，張張倏忽而過的傳真記錄史，平鋪直述地成為播報員不卑不亢的台詞，人類激盪過的感情在其中嗎？今天的歷史又是一些如何拼湊的鏡頭呢？明日它又將只是一個不醒目的歷史符點了。傳承下來的所有人類的情緒，在時間的流河裏，也只不過濃縮為這些跳接的鏡頭。而許許多多重覆的情節、像戰爭、浩劫、昇平、喜慶，一旦抽去了，剩下來的也不過就是那麼幾釐米的膠捲吧！而人類却用幾千年的流變反述這些題材。

守著電視，也守著一寸一寸的夜，大腦意識和視神經可以兩路分頭並行，這似乎也是無形中養成的習慣。來不及想像如何去面對周遭，周遭却已蠹魚般地蝕入你的反應中樞了。

八點的連續劇開播了。母親和外

婆有一句沒一句穿插著劇情，互訴彼此觀感，偶而也廣告時間閒話家常。她也嗯哼啊哈跟著張張嘴，也幾乎成個不搭調的人了，但仍是坐在那兒，紋風不動。外頭星空下的夜街，也是個走動的天地，可是那樣一人習慣性地走著走著，更像是個不搭調的人，尋常日子，也不似尋歡作樂的找伴。所以倒不如就著親人、電視，殺殺這段不知往哪兒騰挪的時間。

碩硯幽魂般地由樓上盪了下來，翻翻冰箱的冷飲，又盪回他樓上那個書中自有黃金屋、美嬌娘的小窩去。兄妹倆，他的哲學家的夢，她的為人師表的心志，全付諸在日常這些一上一下的樓梯聲中。想後，也沒有失笑不失笑的了。日子也無非是夢與幻滅交集的堆砌罷了。

九點……十點……十一點……

碩硯呵著欠地捻亮床櫃上的座灯，灯旁那瓶精巧的沙漏擺飾，透明質地螢螢閃閃，已快成上廬下實的景觀。細細看來，每一流動的勻質沙粒，亮亮地活脫有它們各自守常的軌跡，只不知這一刻落下的那一粒，是昨日的哪一刻？明日的哪一時？索性不等它悉數落完，一個順手就將它倒置了。

躺在那，閉上眼，她想：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嗎？

75. 1. 30.完稿

推薦小說 沙漏

作者簡介：陳靜媚

中山醫學院牙醫系四年級，福建省連江縣人